

新鄰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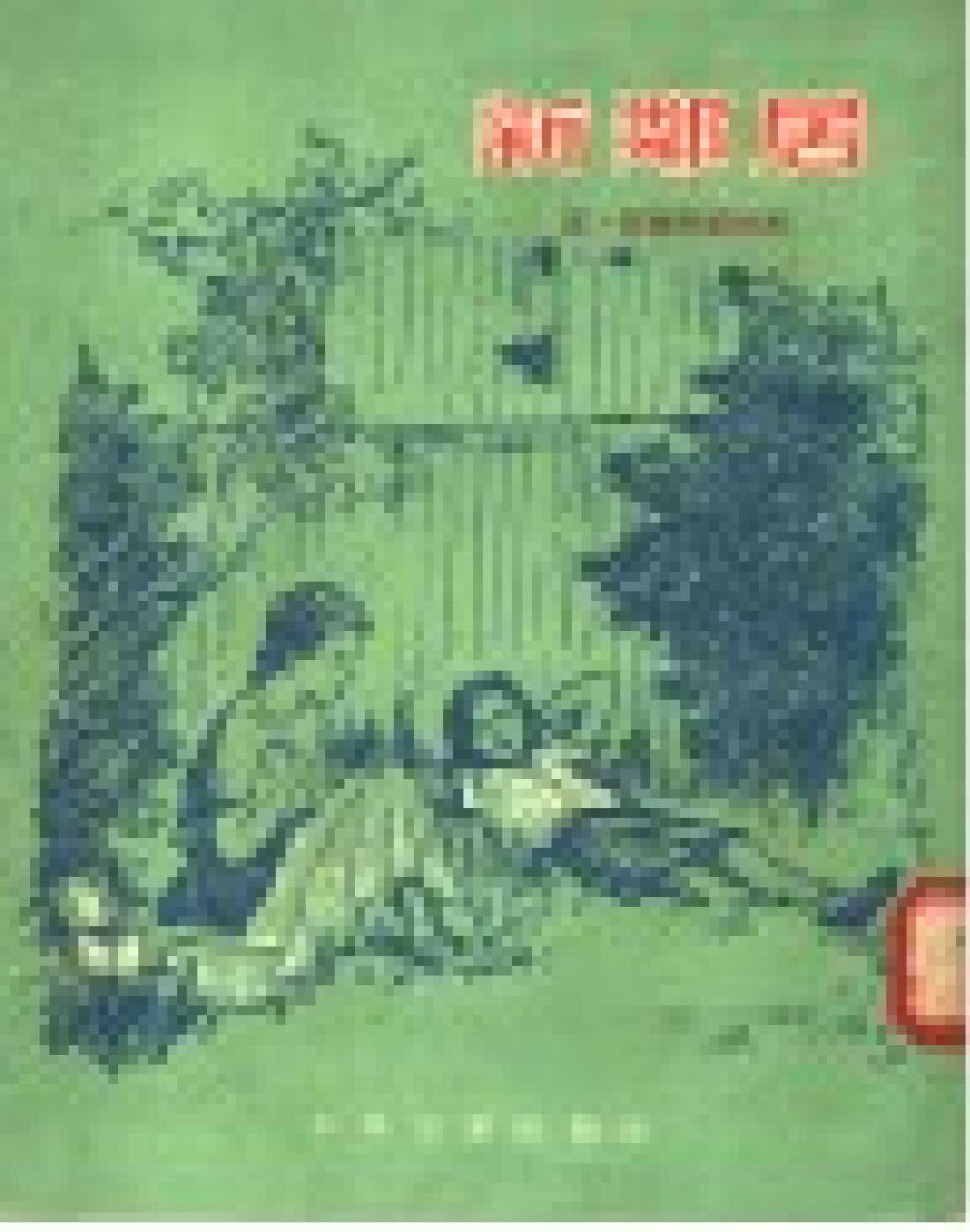
恩·阿爾秋霍娃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新 華 書 局

（上海）



〔蘇聯〕恩·阿爾秋霍娃

新鄰居

邱陵 譯

阿·阿列尼科夫等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Н. Артюхова

НОВЫЕ СОСЕДИ

Детгиз 1953

書號：譯 0068 28 開本 64 千字 定價 4,400 元

新 鄰 居 (高)

著 者	恩·阿 爾 秋 霍 娃
譯 者	邱 陵
插 圖	阿·阿 列 尼 科 夫 等
裝 幀	張 蘇 予
出 版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	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

1954年9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21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黑點（阿·阿列尼科夫畫）	一
大白樺樹（伊·波哈爾科夫畫）	三
新鄰居（恩·西蒙諾夫斯卡雅畫）	四
腳步比齊了（阿·阿列尼科夫畫）	四
懶惰的小隊（阿·波波娃畫）	五
白日仙子和黑夜仙子（阿·阿列尼科夫畫）	九〇



黑點

鮑利亞睡過了時間。他睜開眼睛的時候，爸爸已經不在房裏了，媽媽也穿好了大衣，對着鏡子微笑，她在試爸爸送給她的一條漂亮的新圍巾。

「媽，等一等，不要走！」

「我在這裏呀，」媽媽回答。

鮑利亞趕忙穿好衣服，把日曆撕下了一張，從枕頭底下拿出了一個小紙包，然後挺直了身子，現出很莊重的樣子說：

「媽！我恭賀你們的國際婦女節！這是給你的一件叫你意想不到

的禮物。」

「謝謝，親愛的，」媽媽說，「多麼好的一本筆記本啊！難道是你自己做的嗎？」

鮑利亞忽然覺得，這個筆記本大概還不十分討人喜歡；他忍耐不住，就補充說：

「還有一件叫你意想不到的事呢，你可不要猜。」

「我不猜。」

媽媽吻了吻他就想走。她已經到了門口，又回過頭來望望房裏，望望桌上鋪的繡花枱布，然後帶着不放心的口氣說：

「鮑利亞，你要格外愛整潔，外婆說不定晚上要來的……你上學〔註〕以前吃涼拌菜，在你回來以前，晚飯就會燒好的，我今天回來得早。可惜的是我昨天沒有來得及洗地板。」

「這倒好極了！」鮑利亞說。

「是什麼事情好極了呀？」媽媽覺得奇怪了。

「你回來得早，好極了！」

〔註〕鮑利亞上的是下午班，吃了午飯才上學。

媽媽隨手把門咣噠一聲帶上，鮑利亞就快活地喊：

「啊哈！沒有來得及洗？這就更好了！」

隨後就跑到廚房裏去了。

原來……鋪了毛巾的桌子上，有兩個盤子和兩隻杯子。媽媽今天大概也稍微睡過了頭，所以沒有來得及收拾。昨天她在廠裏開過了會，又參加了舞會，所以回來遲了。

裝稀飯的鍋沒有洗，不過因為要泡着它，裏面是裝滿了水的。運氣真好！鮑利亞順便把媽媽裝馬鈴薯和蔬菜的籃子望了一望，籃子裏差不多是空的。

「烏拉！」鮑利亞喊了一聲。

前廳裏有腳步走過，門又咣噠響了一下，這是鄰居上班去了。小小的住宅裏，變得十分清靜。行動完全自由的時候到來了。

鮑利亞很快地喝够了茶，就帶着一副考慮進攻計劃的統帥的那種樣子，在房間當中站住了：是側翼進攻還是向中央陣地直接正面突破呢？

「不要緊！」他決定了，「從頂難的開始吧。」

他捲起了袖子，然後把壺裏剩下的熱水倒在桶裏。



鮑利亞從來沒有洗過地板，可是他很清楚這件事情的做法。主要的是要捨得用水，用揩布來回地揩洗〔註〕，遇到困難的場合，就用刀子刮，而且要把房間裏的一切東西搬開。

鮑利亞一會兒彎着身子喘氣，一會兒蹲着身子；他移開自己的床，然後手腳落地，連頭一起鑽到媽媽那張很重的床下去了。衣櫃和爸爸的寫

字枱沒有移得動，不過，哪怕是媽媽，也並不是每次都移開這些東西的。

鮑利亞退呀退的，最後退到了門口，抬起頭來看看了看鐘。想不到長針竟走了大半個圓圈。

「啊唷！」鮑利亞心裏想。「得趕快才行！」

廚房裏的事情做得比較快，因為要移動的東西少些。鮑利亞洗到廚房當中就覺得累了。幸好他想到把自己當做一個見習水手，當做三桅船上的一個在老水手長嚴厲監視之下洗甲板的見習水手。

這位見習水手洗完了甲板，就下炊事房裏去（也就是到廚房的桌子跟前），變成了一個船上的廚師。終於，他把盤子洗乾淨了，鋁鍋也擦得像銀子一樣地發亮了。

鮑利亞跑去看鐘看了好幾次。他覺得，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，很快地撥動了針——從十點一下子撥到了十點半，又從十一點撥到了十一點三刻。而且，還得要把「艙」裏裝滿新鮮的食物呢。

鮑利亞把桌子的抽屜拉出來，抽屜裏裝的是家用的錢。他動着嘴唇彎着手指計算了一陣。過了一會，他已經手提着籃子，沿着樓梯——也就是「船梯」

〔註〕蘇聯人洗地板不是用拖把，是用一大塊布。

向下跑去了。

鮑利亞走到櫃枱跟前，咳嗽了一聲，把喉嚨弄乾淨了，然後盡量用成人的那種腔調說：

「請您給我一公斤頂好的肉……憑你的良心！」

外婆買肉的時候總是這樣說的。

胖子店員把鮑利亞從頭到腳打量了一下，然後用鑑賞的眼光，向擺肉的架子看了一遍，最後，哼了一聲，從一大塊肉上割了一塊下來，說：

「拿去吧，年輕的人，希望你滿意！」

鮑利亞跑到蔬菜部，然後又到麵包部，回到家來望了望鐘，就嘆了一口氣。

沒有一個船上的廚師削馬鈴薯是這樣快、這樣賣力。

鋁鍋終於裝滿了，水加得齊了鍋沿，肉和蔬菜也洗好了，漂漂亮亮地擺在盤子裏。

旁邊，在廚房桌子上，鮑利亞放了一張條子：

「媽，這是給你做的一件叫你想不到的事！」

在廚房和房間的地板上面，都放了用更大的字寫成的同樣的條子，而且在

衣櫃上最容易看見的地方，還有一張條子：

「媽，我從小紅盒子裏拿了二十個盧布零四十個戈比。這也是一件叫你意想不到的事，這件叫你想不到的事在廚房裏。」

鮑利亞覺得非常餓，應該趕快吃了涼拌菜跑去上學。在最後一分鐘，鮑利亞在自來水龍頭下面洗盤子，忽然很害怕地想到：

「哎呀！功課怎麼辦？！」

在你沒有做好功課的時候，最好把眼睛低下來坐着，顯出謙虛和不依賴什麼的樣子，或者反過來，又勇敢又自信地一直望着安托尼娜老師，好像說：

「您問吧，我一點也不反對。」

不過，也還有第三個辦法。可是這辦法應該在開始講課以前馬上做。這就是站起來完全坦白地說：「安托尼娜老師，我今天沒有做功課，請不要問我吧！」

誰要是生了病，或者還有什麼可以原諒的原因，那末，他們就是這樣說的……

可是，教室裏的一切，是這麼莊重和嚴肅，教桌上玻璃罐子裏的含羞草，

這麼好地散播着香氣！

就是安托尼娜老師本人，今天不知怎麼總有點特別，她很快活，甚至於好像變得年輕了些。也許她不會問吧？

現在她打開了二年級乙班的名冊。

甚至可以斷定她決不會問，因為她上次不是喊他到黑板跟前去問過算術、也問過語文嗎。她將要問的是她不相信的那些人，是那些必須在第一階段末尾把壞分數改好的人。

一定不會問的！

一聲不響就得啦！

鮑利亞把眼睛低下了，這是用的第一個辦法。然後又照第二辦法，一直望着安托尼娜，後來忽然又照第三個辦法，站起來說：

「安托尼娜老師，請原諒我，我沒有做功課。請在下次再問我吧。」
教室裏寂靜得出奇。

安托尼娜問：

「完全沒有做嗎？」

「完全沒有做。」

「爲什麼會這樣呢？」

「安托尼娜老師，我想做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事……」

安托尼娜笑了一下：

「謝謝你這件使我意想不到的事！我真的沒有料到你會這樣。」

孩子們勉強忍住地噗哧一笑。

「這不是給您做的一件使您意想不到的事呀，」鮑利亞越來越臉紅地回答。「這是給我媽媽做的一件使她意想不到的事。嗯……這是作爲婦女節的禮物的。」

滿教室又笑開了。

「慢點，慢點，」安托尼娜微笑着說，「我總有點不懂。沒有做功課，算是什麼禮物呀？」

鮑利亞很急躁地回答說：

「我說的不是功課呀！媽媽整年爲我做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我今天想替她做所有的事情，我要把所有的事情統統做好，等她回來。」

於是，他就把他所忙碌的家務說了出來。

現在，孩子們很尊敬地看着鮑利亞，並且帶着疑問的神情望着安托尼娜老

師：她到底怎麼來解決這件事情呢？

「地板也洗了嗎？」跟鮑利亞同坐一張課桌椅的安得列懷疑地問。

「地板也洗了！」鮑利亞帶着自豪的神氣回答。

「好孩子！」安托尼娜說。「你想給媽媽幫忙，這是很好的。可是對於功課，到底會得到什麼結果呢？昨天就應該做呀。」

「我昨天也是想在晚上做的，」鮑利亞很不好意思地回答。「後來我出去玩，就認為今天來得及。我沒有想到做媽媽的這一切事情，需要這麼長的時間。」

「對呀，」安托尼娜說，「媽媽的事情是要化很長的時間的，特別是對於不習慣的人。」

她把名冊向面前挪過來，對着鮑利亞的姓名那裏打了一個很大的黑點。這個黑點可以發展到壞的方面去，也可以發展到好的方面去。這個黑點的意思是說：以後要問得非常嚴格，而且不光是這一門特定的功課，而是要多得多。這個黑點的意思是說：要記住，並且要非常努力！

「安托尼娜老師，我統統都會做好的。您要在什麼時候問就在什麼時候問好了！」鮑利亞激動地說。

「這一點，我毫不懷疑，」安托尼娜很平靜地回答，「現在，孩子們，告訴我，你們是怎樣給自己媽媽幫忙的？」

「是在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嗎？」安得列問。

「除了國際婦女節，可以幫忙的日子，一年之中還有多少天吶？……」

晚上，鮑利亞坐在寫字枱邊的安樂椅上，一邊嘆氣，一邊翻日曆。可是不管怎麼算，離新年只有兩百九十八天，過了年以後還有六十六天。

媽媽從房裏出來洗爸爸帶回來的蘋果。爸爸在大聲稱讚飯菜燒得好。外婆給爸爸的盤子裏裝菜，爸爸微笑着，帶着稱讚和同情的神氣望着鮑利亞。

鮑利亞又嘆了一口氣，一面翻着日曆。

「外婆，你可知道，」他說，「明年的三八節，我要早些給媽媽預備禮物。我這樣來做：我在這裏，在這份日曆上，每天給自己寫上某些事情。比如，明天削馬鈴薯，後天打掃房間……」

「對呀！」爸爸說。「不是突擊，而是按照時間表。」

外婆問：

「是不是值得寫呢？也許，還是直截了當地問媽媽應該做些什麼事不是更

好嗎？」

「每天嗎？」鮑利亞望了望厚厚的日曆。「三百六十五天都這麼辦嗎？」

「明年是閏年，有三百六十六天呢。」爸爸說。

「哦！」鮑利亞很出神地想着。「那沒有關係，我來試試看……好，我不打算寫了，我要給自己在每一張日曆上面打上一個黑點子！」

